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七回 效鸞鳳舟中敘會

詩曰： 暗裡機關幾度營，良緣佳偶慰平生。
珠江江上團圓月，從此鴛鴦繡得成。

黎氏到了何門，安人迎接，攜手共入內所。主賓施禮已畢，鳳姐也亦出來相見。坐下，丫環茶進，安人說道：「不知奶奶駕到，有失遠迎，乞祈恕罪。」黎氏答曰：「豈敢，素仰芳儀，未獲登龍趨候，疏懶之罪，望其鑒原。」安人連稱：「不敢，不敢！連駕光臨，有何賜教？」黎氏道：「並無別故，只因石龍大會十分熱鬧，今者買棹遊觀，因思獨行踽踽，欲邀令媳舍親同往行樂，片時當即回府。不知安人可否見允？」安人說：

「人生歲月幾何，難得及時行樂，小媳年少孤孀，空房獨守，未免有負青春，既承台命，敢不允從。老拙因要操持家務，恕我不能奉陪。」黎氏口稱：「安人，多蒙見諒，足感深心。」便令鳳姐歸房打扮。須臾，收拾得當，立即辭姑起程。安人相送出門，說道：「辱承奶奶光降，諸多簡慢，問心殊覺不安，遲日乞再枉顧，俾得略盡微忱。」黎氏連聲稱謝，偕同鳳姐登程。一時到了埠頭，連忙下船，吩咐舟人解纜，一帆風送出到大江，鸞舉跟隨，幾次更換船隻，順流而下，片晌已到南江。

蔭芝先在此間等候，鸞舉遠遠觀見燈籠高插，知是蔭芝坐船，著令舟子快搖趕上。步過船來，笑嘻嘻便向蔭芝恭喜，佳人現已到此，今齊當得波鵲橋矣。」言未已，黎氏便引鳳姐過船，蔭芝一見，倒屣相迎，雙手挽扶鳳姐坐於太師椅上。深深揖下，口稱：「芳卿，幸蒙不棄寒行，許我絲羅共締，自恨緣慳，不能早親玉屑，累卿受屈多時，寸衷實為抱歉。」鳳姐聞言，雙流珠淚，開聲說道：「蒙君雅愛勲拳，妾乃自憐薄命，今幸曲折矜全，真乃天實為之，喜出望外。」黎氏道：「今夕何久，見此良人，千祈勿作傷心之語，此番成就好事，載詠關雎，異日蠡斯衍慶，麟趾呈祥，預為可卜。」蔭芝答道：「多蒙尊嫂吉語，榆楊殊深，慚吾未曉將來能如尊祝否？此事若非吾嫂深謀，怎得今朝有濟？吩咐排席開樽，略酬謝悃，容俟登龍叩答。」

頃刻間，酒筵已備，大家同酌金卮，觥籌交錯，酬酢紛紛。酒過數巡，蔭芝滿注，親敬黎氏三杯，鳳姐頻斟，再行奉敬。此時船在珠江灣泊，開窗觀望，只見星光皎潔，明月當空，更添一番佳興。但聞笙歌迭奏，鼓樂喧天，直到五鼓頻催，方行席散。各人告辭，回船安歇。蔭芝親手與鳳姐解卸雲環，攜歸帳底，鴛鴦枕上，叫句：「心肝呀，我為你相思萬種，離恨千端，不知費了多少心神，始能得到今日。」言罷，春心已動，遂即交歡，鳳姐久曠經年，不勝嬌怯，頃刻雲收雨歇，兩相交股而臥。次日天明，二人齊齊早起，蔭芝吩咐安排酒席，款待黎氏。

餐畢，取出白銀二百兩，送與黎氏，以為謝媒之敬。隨行僕婦丫環，各賞細絲十兩，以作酬勞之資。黎氏接銀，歡天喜地，告辭泛棹而歸。獨留鸞舉、潤澤兩個在此盤旋，另船居住。

一日，蔭芝與親家談及浮居不是長久之計，不若城中尋一所房屋住下，另作區處。鸞舉答道：「親家言之有理，但事不宜遲，誠恐何宅追尋到此，豈不大費唇舌。」蔭芝點頭，稱說：

「親家高見不差。」就喚陳福上來，吩咐：「你今即往城中與我租賃房屋一間，不論小街細巷，只要地方清淨，即僻壤偏隅亦可做得。」陳福領命，立即進城四處找尋，不期行到城西地面，見有一所房子，雖無亭台樓閣，峻宇雕牆，其間正室書房俱屬雅潔，租錢每月四元，亦屬便宜。陳福看過合意，即與房東言明，准於本日搬遷，並無遲滯，即將定錢交下，轉歸船內，回復主人。蔭芝聽說，頗為愜意。登時呼喚挑夫將船中一切什物搬進城中，並與鳳姐先行進伙，其餘眾人隨後而至。蔭芝命僕把器具安放停妥，鋪擺極是排場。是晚喚人辦酒慶賀新居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過了幾天，鸞舉、潤澤一同辭轉。蔭芝吩咐徐安回去，催收新垣租糧，並寫一函札知亞狄來省，止留陳福在此使喚。自此蔭芝日與鳳姐相親，不啻如膠似膝，省中居住，卻少人知，縱情作樂，曲折纏綿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何宅安人見鳳姐與倪奶奶往石龍看會，半月有餘，為何不見回來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心中思忖，莫不是轉回外室，亦未可定。即差僕婦前往張家探視，木公夫婦便起疑心，旋又差人向倪府查問，新棠聞說，不勝驚訝。於是齊集各家，分開四路訪查，不知下落。眾人私議，必為奸人誘拐，抑或自作淫奔，且俟將來查知蹤跡，再作道理。按下不題。

卻說蔭芝在羊城隱居，瞬經兩月，不見有人找尋，鳳姐心中便覺安樂。一日，與鳳姐談論：「我在此間久住，將衙門一切事務拋荒，豈不是把財路閉塞，莫若與你搬回莞邑，一則可以賺銀，二則以免兩頭牽掛，芳卿以為何如？」鳳姐道：「妾乃久有此心，自從那日托言看會，迄今兩月有餘，想爹媽家中定然怨罵，說我不守閨訓，竊效淫奔，煩言嘖嘖，當必醒聞東邑矣。妾乃深夜自思，殊慚衾影，不知將來有何顏面以見父母？」

妾今既蒙寵愛，已有夫妻之情，你當盡其翁媪之道，君家明日回莞，何不前往我家拜見父母，以釋前嫌。」蔭芝道：「前者在倪府與乃翁相會，也曾見禮求他，豈知尊大人執意不從，幾乎令我惶愧無地，此番趨府，恐其仍蹈前轍，將奈之何？」鳳姐說：「前者在倪府偶然乍會，便求婚姻，難怪我爹推卻，如今生米煮成熟飯，木已成舟。書云：成事不說，既往不咎。事已如此，夫復何言。」蔭芝道：「依我愚見，還是芳卿先行回府，叩見二位老人，為我先容作合，容俟我再趨府請罪。」鳳姐沉吟半晌，歎了一口氣：「君呀，妾為情之所鍾，已作私奔之婦，仔細想來，實亦無顏歸去。現在煩言交謫，父母猶可相容，惟是兄長性情執拗，鹵莽豪強，倘或回家撞見，觸起狼威，定然拳打腳踢，更恐故志復萌，將我仍然管禁。那時上天無路，落地無門，縱使插翅也難飛出，豈不徒然自投羅網。還是君你先去謁見請罪，看其情景若何，然後再作道理。」蔭芝聞說，點頭稱是：「待我備些見面禮物以伸下情。」連忙取出銀兩，交與陳福備辦，不消半日，一一俱已備齊。蔭芝吩咐將行李什物檢點，帶同鳳姐一齊下船，解纜揚帆，就即開身轉回莞邑而去。舟行迅速，破浪乘風，一朝已抵莞城。打從北門上岸，吩咐挑夫將行李挑入評花閣，權為住下。過了幾日，思想要往張家拜見丈人丈母，不知如何設法，肚內躊躇，忽然想起鄧清。

此人平日作事頗有機謀，不若前去與他商議。主意已定，立即穿衣，攜帶幣帛，竟往鄧家而去。到門，鄧清迎入。彼此見過了禮，鄧清說道：「恭喜仁兄，佳人已歸貴府，諒備金屋以貯嬋娟，共調琴瑟，足慰生平之志。」蔭芝答曰：「全仗兄台之力，方得玉成，自當永矢，勿讓薄具，不腆相酬，乞為哂納。」

清曰：「區區微勞，辱承厚贖，受之殊屬有愧，卻之恐蹈不恭。」蔭芝道：「叨在知好，毋庸見外。今有一事，特來求教。」